

繪

事

發

微

繪事發微序

畫為六書之一象形是也

畫形必

無形故同是山

也水也石也林木也而工

推其同一

可也而法亦異有形

者易肖無形者難知所以畫工如毛而名家者不世出唐子靜巖長白功臣喬也世其爵任驍騎參領思得其一水一石而虛懷莫遂者衆矣海內良畫師皆以為不愧大名家者也余兩罷郡守俱以恩命入役殿廷觀所作竊歎其工人所拙能肖迹惟法乃能通神其潑墨命意豈可得而形求也哉一日出其所述繪事發微一冊示余讀之令名山大川躍躍欲出肘腕蓋法無形也而縷析之若懸象



之著於霄形無形無形形矣微之所以顯乎後之學者循
是以往而不克名其家者未之有也雖然非有會心于其
微焉則亦徒有是書耳惟微無形山也水也石也林木也
形也山水石林木之形具而曰非山水石林木可乎然則
是固不可以幾此况其非乎則今之形是其山水石林木
者固不可與讀是書而于山水石林木之形之外求山水
石林木者尤不可與讀是書也吾將與什襲藏之以待夫
可與讀是書者矣

康熙五十七年歲次戊戌五月既望長沙陳鵬年題於燕

山窩廬

師

叙

國家當奕葉重光之後雲星爛熳河海清晏草木向榮鳥獸咸若一時之學士大夫樂觀大化之成興寄所至形爲圖繪有筆歌墨舞之趣此固其人之好古深思心知其意亦以見國家之盛詩書禮樂之澤之所涵濡而沾溉者固若是其弘且遠也自余官

京師三十餘年值四方無事之日

天子垂裳羣工奏績余以駑鈍下材得優游詞垣繪事自娛趙董二文敏胥吾師也顧余生也晚時時有不見古人之恨

長白唐靜崑先生與余夙稱同嗜每一命筆輒具體古人筆意又時時有古人不見我之恨先是先生有論畫書未脫藁余屢索之不可得今歲之春杪余以休沐餘閒相從竟日極論畫理先生書適成乃亟取展讀則荆關董巨諸家所爲得意磅礴妙絕今古者俱一一浮動於楮墨之間異哉先生之論畫一至此乎曩從先生閩唐氏家乘其先贈光祿公從戎遼左有擇主之明有先登之勇有死事之烈先朝特授世爵子孫罔替典至渥也 光祿公丁逆藩之變出師漢中力守危城百二山河所恃以按堵無恐者皆公力也先生振其家聲克紹雲臺烟閣之烈我

國家親臣世臣之選舍先生奚屬哉乃余接其人靡然若不
勝衣聆其言喞然如不出口酒後耳熱潑墨淋漓氣韻生
動又能直追所見撰述成書右丞所云夙世詞客前身畫
師者殆其是乎余嘗觀史傳所載凡一代帝王之興必有
命世之人傑爲之奔走禦侮以成摧陷廓清之業迨閱一
再傳其後人不克光大前人之緒下者怙侈蔑法上者相
與出入班行享庸庸之福而已如先生者求之史傳諸勲
舊子姓中殆未能概見也兩 光祿以忠順勤勞並著經
綸之會先生以清和淹雅獨擅筆墨之華蓋能世濟其美
者矣國史家傳輝煌後先余用是歎唐氏之世不乏人而

我

國家景運之隆文治之治所以媿唐虞而下軼殷周者其在斯乎其在斯乎是爲叙

康熙丁酉八月朔雙鶴老史沈宗敬題

序

余表弟唐子毓東所著繪事錄余讀未竟愴悅神怡若寓之於目得諸心而應乎手也善哉唐子之言乎余於畫無所能尚爲之情動况有識者耶因思夫人習其事未得其所以然而漫舉以告人者妄也知之而秘其傳不公之於世者吝也公其傳而不考諸古以爲証或泥乎前人之蓼狗糟粕而無所心得以發人神智者亦陋也唐子以世家望族善讀書自幼留情染翰王麓臺先生見而賞之授以筆法畫日益工個世之不得夫正傳也爲詳載其用筆墨之法山川風雨人物天地間之有形有色無不畢具至於

學問性情氣韻變化之神妙亦曲達其精奧昔人云畫爲無聲詩今唐子是書不復爲有聲之畫乎書例以所心得者條列於前博採昔賢名論附之於後旁引曲喻及於詩學書法上邇夫孔孟程朱道統一貫之傳其旨遠其辭純惟其浸淫於卷軸者深故其發越非徒欲以畫家名世也是書傳其類以不朽者何多幸矣

康熙五十七年十月既望阿金題

繪事發微序

夫畫一藝耳苟學之有得每不能自己而積習在焉左右
丞詩云夙世謬詞客前身應畫師此之謂也學者能勿忘
勿助歷盡闕與則琴師之琴冶工之冶尚可以仙藝成而
下卽道成而上矣聖賢之遊藝與夫高人逸士寄情烟霞
泉石間或軒冕巨公不得自適於林泉而托興筆墨以當
卧遊皆在所不廢世之傳畫良有以也余幼賦性疎野讀
書之暇有志畫學旣壯念先世從龍禦侮受恩深重思
及時有所建白迨兩試不售身膺武職從軍塞外萬里奔

馳而未獲報稱歸卽益潛心此道今三十餘年矣昔人學
書而池水盡墨畫被至穿讀書而三年不窺園雖柴映雪
以終夕今予一官白首雖不敢追蹤往古而日事翰墨未
嘗少倦惟恐學之日短空自成癖因舉畫中六法三昧前
人言而未盡者以至於山水根源陰陽向背丘壑位置用
筆用墨皴染着色種種諸法略抒管見以志一得然言之
無文恐不足爲斯道一助要亦見余之數十年中積習未
忘有不能自己者如此云

康熙五十五年歲次丙申十月朔

靜巖唐岱自序

繪事發微序

夫物之量也有差而天之生物也無差四時寒暑之遞變
飛潛動植之異類毫忽錙銖而筭之妍媸大小而別之若
造物者之有意焉爲是也其勞矣使人之弱者與健者趨
則不能接踵而前橫目貝齒垂手駢足筋之束骨之絡血
之通潤以活其體同其趨之不齊者何也風之怒號可以
摧木淡淡宕宕習習悠悠不聞鳴條其勢殊其吹焉則是
矣古之以畫名不一人人不一家後之規前前者必軒乎
後及其至也則有邁前人而迫出者如是而神而妙而能
歷代叠出並傳不悖蓋其量有差滿其量相與於無差之

天矣靜巖是編升堂入室其論已微分條晰縷其心已苦
纒前緒以開來茲其意已慤孟子曰不以規矩不能成方
員靜巖之論也非量也吾得而知之也又曰能與人規矩
不能使人巧靜巖以不論論之也量也吾烏得而知之乎
乾隆四年歲在己未五月八日慎郡王題

繪事發微目錄

正派

傳授

品質

畫名

丘壑

筆法

墨法

皴染

着色

點苔

林木

坡石

水口

遠山

烟雲

風雨

雪景

村寺

得勢

自然

氣韻

臨舊

讀書

遊覽

附唐王維山水訣

五代荆浩山水賦

宋李成山水訣

宋郭熙論畫

宋郭思論畫

宋韓拙論古今學者

宋張懷論畫

元趙孟頫論畫

元黃公望寫山水訣

元湯屋論畫

明屠隆論畫

明董其昌畫旨

繪事發微

長白唐岱毓東父

受業門人

姚愷魯堂父
劉寅巽公父
全校

男 禪池海古狂父

陽羨杭文鳳海陽父

吳郡吳卓雲漢章父

海虞周聖天池父

廣陵余洋星源父

受業門人

全輯

膠城施天章煥文父

武林曹兆商勉仁父

姑蘇顧煥允文父

正派

畫有正派、須得正傳、不得其傳、雖步趨古法、難以名世也。
何謂正傳、如道統自孔子後、遍衍於廣川、昌黎、至宋有周

程張朱、統緒大明元之許魯齋、明之薛文清、胡敬齋、王陽明、皆嫡嗣也。畫學亦然。派始於伏羲畫卦以通天地之德。史皇收垂魚升木之形以杼藻揚芬。筆端造化於是始逗。漏一班矣。傳曰：畫者成教化。明人倫。窮神變。測幽微。與六籍同功。蓋精於畫者。嘗開代而一出也。唐李思訓、王維始分宗派。摩詰用渲淡。開後世法門。至董北苑。則墨法全備。荆浩闢全。李成、范寬、巨然、郭熙輩。皆稱畫中賢聖。至南宋院畫。刻畫工巧。金碧焜燿。始失畫家天趣。其間如李唐、馬遠、下筆縱橫。淋漓揮灑。另開戶牖。至明戴文進、吳小仙、謝時臣。皆宗之。雖得一體。究於古人背馳。非山水中正派。此

亦如莊列申韓諸子，雖各著書名家，可同魯論鄒孟耶。元時諸子遙接董巨，衣鉢黃公望王蒙吳鎮趙孟頫，皆得北苑正傳，爲元大家。高克恭倪元鎮曹知白方壺，雖稱逸品，其實一家之眷屬也。明董思白行其法派，畫之正傳於焉未墜我。

朝吳下三王繼之，余師麓臺先生家學師承淵源有自，出入蹂躪於子久之堂，與者有年，每至下筆得意時，恒有超越其先人之歎。近日同學諸子，各具所長，探討六法，深究三昧，爲之別自其源流如此，未知將來誰援赤幟也。

傳授

凡畫學入門、必須名師講究、指示立稿、如山之來龍起伏、陰陽向背、水之來派、近遠湍流、緩急位置、穩妥、令學者得用筆用墨之法、然後視其筆性所近、引之入門、俟皴染純熟、心手相應、則摹倣舊畫多臨多記、古人丘壑融會胸中、自得六法三品之妙、落筆腕下、眼底一片空明、山高水長、氣韻生動矣、學至此、所謂有可以神會而不可以言傳者也、今之學人、隕於旁蹊邪徑、專以工細爲能、敷彩眩目、一入時蹊、金陵結燈派終身不能自拔、豈不惜哉、昔關同事荆浩、有出藍之譽、巨然師董源、深造堂奧、開元四大家法門、李將軍子昭道、米海岳子友仁、郭河陽子若孫、皆得家傳、稱

爲妙品，蓋有本也。

品質

古今畫家，無論軒冕岩穴，其人之品質必高。昔李思訓爲唐宗室，武后朝遂解組，逃隱，以筆墨自適。盧鴻一徵爲諫議大夫，不受，隱嵩山，作草堂圖。宋李成遊藝不仕，元吳仲圭不入城市，誅茅爲梅花菴，畫漁父圖，作漁父詞，自名烟波釣叟，倪雲林造清秘閣，獨居，每寫溪山，自怡。黃子久日斷炊，猶袒腹豆荊下，悠然自適。常畫虞山，此皆志節高邁，放達不羈之士，故畫入神品。塵容俗狀，不得犯其筆端，職是故也。少陵詩云：五日畫一水，十日畫一石，能事不受相

促逼、王宰始肯留真蹟、斯言得之矣、古人原以筆墨怡情養神、今人用之圖利、豈能得畫中之妙耶、可慨也已、

畫名

畫家得名者有三、有因畫而傳人者、有因人而傳畫者、如王右丞、李將軍、荆關董巨、李成、范寬、郭熙輩、以畫傳人也、若地位之尊榮、如宋仁宗、徽宗、燕恭王、肅王、嘉王、南唐後主、道德之隆重、如司馬君實、學問之淵博、品望之高雅、如文與可、蘇子瞻、諸公、以人傳畫也、因人傳畫者、代代有之、而因畫傳人者、每不世出、蓋以人傳者、既聰明富貴、又居豐暇豫、而位高善詩、故多以畫傳者、大略貧士卑官、或奔

走道路或擾於衣食常不得爲卽爲亦不能盡其力故少
然均之皆深通其道而後能傳道非兼通文章書法而有
之則不能得故甚難畫之樹石山寺村墟橋梁如文之句
法也丘壑位置景物境界如文之章法也其操筆伸紙經
營條淡大幅小方獅子之搏兔象文之臨題也至於山之
輪廓樹之枝幹用書家之中鋒皴擦點染分墨之彩色用
書家之真草篆隸也今亦有用筆純熟似得筆墨之趣而
位置錯雜如善書者寫無法之文又有筆力不到皴染不
熟而臨摹成跡如幼童抄古文是二者皆不能得其道世
有善文而不能善書善書而不能善文者而畫家必兼二

家之法而後可。然則非精於六法六要，知三品三病，筆墨妙境界幽深，氣韻渾厚，意味脫澀，而深得其道者，不能傳而占人之畫名，豈易得哉。

丘壑

畫之有山水也，發揮天地之形容，蘊藉聖賢之藝業，如山主靜，畫山亦要沉靜。立稿時須凝神澄慮，存想主山從何處起，布置穿插，先有成見，然後落筆。使主山來龍起伏，有環抱客山，朝揖相隨，陰陽向背，俱各分明。主峰之脇，傍起者為分龍之脈，右聳者左舒，左結者右伸，兩山相交處，可出流泉，巒頂上宜攢簇叢叢懸崖直壁，勢雖峻峻而宜穩。

爰矯樹垂藤。懸披斜挂。山麓坡脚。須置大樹長松。三之五之。或欹斜而探水。或聳直而凌雲。沙水穿插。澗石間危。橋漁艇。相景而作。村墟烟火。宜在藏風聚氣之所。孤亭草閣。水涯岩邊。參差間出。主山來龍。不過三折。客山迤邐。只川兩麓。飛瀑向崗。巒巒窄狹。中陡落山腹。曠澗須有雲烟。繞古塔殿。香樹叢中。微露一二。孤峰要瘦。遙瞻主山。畫遠山遠。則低近則高。但不可越出主山。以損氣勢。用一層用兩層。視靠近山。並以有情爲妙。訣曰。岑巒辨明。瞻林木須高下。以樹根之參差。分坡脚之近遠。至於烟嵐雲靄。或有或無。總在隱沒之間。寫照一草一木。各具結構。方成丘壑。

知此中微與者。必要虛中求實。實裏用虛。然後四時之景。由我心造。山川勝槩。宛然目前。學者能運用規矩之中。神明規矩之外。庶幾其得之矣。

筆法

用筆之法。在乎心使腕運。要剛中帶柔。能收能放。不爲筆使其筆。須用中鋒。中鋒之說。非謂把筆端正也。鋒者筆尖之鋒芒。能用筆鋒。則落筆圓渾。不板。否則純用筆根。或刻或偏。專以偏筆取力。便至妄生圭角。昔人云。用筆三病。一曰板。二曰刻。三曰結。板者。腕弱筆痴。全虧取與。物狀平褊。不能圓渾也。刻者。運筆中疑。心手相戾。勾畫之際。妄生圭

角也。結者欲行不行。當散不散。與物凝礙。不得流暢也。此
千古不易之法。近有作畫用退毫禿筆。謂之蒼老。不知非
蒼老。是慈癩也。但能用筆鋒者。又要鍊筆。朝夕之闡明窓
淨几。把筆拈弄。或畫枯枝夾葉。或畫坡脚石塊。如書家臨
法帖相似。不時摹倣樹石式樣。必使枝葉生動飄蕩。坡石
磊落蒼秀。方可任手。此鍊筆之法也。學力到心手相應。火
候到自無板刻結三病矣。用筆之要。余有說焉。存心要恭。
落筆要鬆。存心不恭。則下筆散漫。格法不具。落筆不鬆。則
無生動氣勢。以恭寫鬆。以鬆應恭。始得收放用筆之訣也。

筆法

用墨之法。古人未嘗不載。畫家所謂點染皴擦四則而已。此外又有渲淡積墨之法。墨色之中。分爲六彩。何爲六彩。黑白乾濕濃淡是也。六者缺一。山之氣韻不全矣。渲淡者。山之大勢。皴完。而墨彩不顯。氣韻未足。則用淡墨。輕筆重。疊搜之。使筆乾墨枯。仍以輕筆擦之。所謂無墨求染。積墨者。以墨水或濃或淡。層層染之。要知染中帶擦。若用兩枝筆。如染天色。雲烟者。則錯矣。使淡處爲陽。染之更淡。則明亮。濃處爲陰。染之更濃。則晦暗。染之墨色帶黃。方得用墨之鏗鏘也。畫樹石。一次就完。樹無蒼蔚蔥茂之姿。石無堅硬蒼潤之態。徒成枯樹呆石矣。故洪谷子常嗤吳道子畫。

有筆而無墨。項容畫有墨而無筆。蓋有筆而無墨者非真無墨也。是皴染少。石之輪廓顯露。樹之枝幹枯澁。望之似乎無墨。所謂骨勝肉也。有墨而無筆者非真無筆也。是勾石之輪廓。畫樹之幹本。落筆涉輕而烘染過度。遂至掩其筆。損其真也。觀之似乎無筆。所謂肉勝骨也。墨有六彩而。使黑白不分。是無陰陽。明暗乾濕不備。是無蒼翠秀潤。濃淡不辨。是無凹凸遠近也。凡畫山石樹木六字不可缺一。然用墨不可太濃。濃則失其真體。掩沒筆跡。而落於濁。亦不可太淡。淡則氣弱而怯也。須要自淡漸濃。不爲墨滯。古云惜墨如金。是不易耶。濃墨也。過與不及皆病耳。惟循乎

規矩本乎自然，養到功深，氣韻淹雅，用墨一道備於此矣。

皴法

夫皴法須知本源來派，先要習成一家，然後皴山皴石，方能入妙。昔張僧繇作沒骨圖，是有染而無皴也。李思訓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首重尾輕，形似丁頭，為小斧斫皴也。王維亦用點攢簇而成皴，下筆均直，形似稻穀，為雨雪皴也。又謂之雨點皴，二人始創其法。厥派遂分，李將軍為北宗，王右丞為南宗。荆關李范宋諸名家皴染多在二子之間。惟董北苑用王右丞渲淡法，下筆均直，以點縱長，變為披麻皴，巨然繼之，開元諸子法門。至南宋劉松年畫石少

得李將軍之楷柏李唐近之夏圭馬遠一變其法用側筆
皴以至川卧筆帶水搜謂之帶水斧斫訛爲北宗實非李
將軍之肖子也又有解索皴卷雲皴荷葉筋之皴古人作
畫非一幅畫中皴染亦非一格每畫到意之所至看山之
形勢石之式樣少變筆意郭河陽原用披麻至禪頭石川
筆多旋轉似卷雲王叔明喜用長皴皴山巒準頭用筆多
灣曲似解索趙松雪畫山分脉絡似荷葉筋此三家皴皆
披麻之變體也蓋皴與染相洽皴用乾濕染分濃淡山水
全憑皴染得蒼潤嗟哉之致或云多皴多染則膩滯皴染
少則薄而不厚非也皴染之法仍歸於落筆落筆輕鬆用

意間雅則不膩不薄也。總之皴要毛而不滯光而不滯得此方入皴染之妙也。

著色

山有四時之色。風雨晦明變更不一。非着色無以像其貌。所謂春山豔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洗。冬山慘淡而如睡。此四時之氣象也。水墨雖妙。只寫得山水精神本質。難於辨別四時山色。隨時變現。呈露著色。正爲此也。故畫春山設色。須用青綠。畫出雨餘芳草。落花江堤。或漁艇往來。水涯山畔。使觀者欣欣然。畫夏山亦用青綠。或用合綠。赭石。畫出綠樹濃陰。菱荷馥郁。或作雨霽。

山翠嵐氣欲流。使觀者脩脩然。畫秋山用赭石。或青黛。在
墨畫出。楓葉新紅。寒潭初碧。或作蕭寺凌雲漢。古道無行
人。景象使觀者肅肅然。畫冬山用赭石。或青黛。在墨畫出。
寒水合澗。飛雪凝欄。或畫枯木寒林。千山積雪。使觀者凜
凜然。四時之景能用此意寫出。四時山色儼在楮墨之上。
英英浮動矣。著色之法貴乎淡。非爲敷彩眩目。亦取氣也。
青綠之色本厚。若過用之。則掩墨光。以損筆致。以至赭石
合綠種種水色。亦不宜濃。濃則呆板。反損精神。用色與用
墨同要。自淡漸濃。一色之中。更變一色。方得用色之妙。以
色助墨光。以墨顯色彩。要之墨中有色。色中有墨。能參墨

色之微則山水中之裝飾無不備矣。

點苔

點苔之法未易講也。一幅山水通體片段皴染已完，要細玩，揆求何處墨光不顯，陰凹處不深，加之。以苔有可點不可點之妙，正在意會點之恰當。如美女簪花，不當如東施效顰。蓋點苔一法，爲助山之蒼茫，爲顯墨之精彩，非無意加增也。古畫有不點者，皆皴染入妙，石面稜層，無光滑之病。墨色神彩不暗，故無所事乎苔。點苔之訣，或圓，或直，或橫，或圓者筆筆皆圓，直者筆筆皆直，橫者筆筆皆橫，不可雜亂顛倒。要一順點之，用筆如蜻蜓點水，落紙要輕，或濃，或

澆有散有聚大小相間於山又添一番精神也山頭石面當點之處微加數點望之逾覺風致飄逸近有率意加點不知當與不當使觀者望之如鼠糞堆積大點者如瓜子鋪陳几案更有如小穀米形工緻細點如石之輪廓或山頭石面周遭點之筆墨之趣盡被掩沒望之似蠍背蟻陣皆不知點苔之法也不知其法妄以點苔爲遮石面之醜不知石之筋紋畫就其敗筆癰腫之病已成逾遮而醜迺出矣學者其微參之可也

林木

畫林木要知攢聚疎散以濃陰淺深分其近遠用筆曲折

古人所
未嘗

之中得堅硬蒼健之勢。更以墨之濃淡分綴枝葉。各具重
疊深遠之趣。老樹多屈節紐裂。有縱橫之狀。嫩樹多柔條
擺蕩。有蔭鬱之姿。洪谷子訣曰。筆有四勢。筋。骨。皮。肉。是也。
筆絕而不斷。謂之筋。纏轉隨骨。謂之皮。筆跡剛正而露節。
謂之骨。伏起圓渾。謂之肉。尤宜骨肉相輔也。松似龍形。環
轉廻互。骨伸屈折。有凌雲之致。柳要迎風探水之態。以桃
爲侶。每在池邊隄畔。近水有情。山麓雜樹。密林叢窠。當有
豐茂之容。坡陀大樹。或三或五。須得蒼健高聳。枯樹枝幹
宜牙擦似鹿角。似螳螂。俱要參差。大凡樹生於石者。根拔
而多露。生於土者。深培而本直。微見其根。臨水者。根長似

龍之探爪而多。橫伸其遙巒遠岫。或檜或杉。攢簇稠密。深遠不測。似有山禽野獸。迷藏穴中。平時小樹。只用點染而成。烟霏掩映。以斷其根。要使徑露平遠。景內更宜層層疊疊。似隱山村聚落。畫樹之形。種種不一。至於墨葉夾葉。俱要生動。枝幹停停。有曲有伸。古云樹爲山之衣。山若無樹。則無儀盛之容。蓋四時景象。亦隨渲淡襯托而出。春要華盛。夏要蓊鬱。秋要凋零。冬要牙樁。此法在作者筆能精究。况觀者乎。

坡石

坡石要土石相間。石須大小攢聚。山之巒頭嶺上。出土之

石謂之磬頭。其稜面層疊。山麓坡脚。有大小相依相輔之形。有平大者。有尖峭者。橫臥者。直豎者。體式不可雷同。或嵯峨而稜層。或朴實而蒼潤。或臨岸而探水。或浸水而半露。沙中碎石。俱有滾滾流動之意。畫石以欹斜取勢。要見兩面三面。而坡脚與石相連。石嵌土內。土掩石根。崢嶸嶙峋。千狀萬態。石紋多端。皴法隨亦盡變。今人作畫。不知古人格法。任己意落筆。從山脚畫起。以碎石攢成大石。以大石疊壘成山。直至壘到山頭。方始佳手。是所謂堆砌也。鳥觀所謂雄渾崔嵬者哉。畫山大病最忌。山脉不連絡。氣勢不貫串。古法布局起稿。先鈎大山之輪廓。其磬頭坡脚石。

塊是隨手相觀增補耳石乃山之骨其體質貴乎秀潤蒼老忘單薄枯燥畫石之法不外此矣

水口

夫水口者兩山相交亂石重疊水從窄峽中環繞灣轉而瀉是爲水口巉岩峻嶺一水如匹練從上直垂于萬仞之下怒濤騰沸者瀑泉也山麓之下回互緩流伏而復出灘泥縱橫沙脚穿插碎石滾滾者溪水也若溪水瀾漫其中則有沙汀烟渚蘆草茸茸鳧雁水禽棲飛其上小艇蕩漾其中有水瀾天空之狀此山水家每用之畫水口垂瀑須從流水之兩旁皴染使陰凹黑暗以顯石而凸出水向峽

中流出水口之上。垂瀑源頭宜加苔草遮映。一派一滴皆要活潑。似有潺湲之聲。故宋人多作波紋。有法法之態。元人但點綴碎石沙痕。有流動之形。皆得水之容貌也。今人有未見真山水面目者。輒畫波紋風浪。則板刻不舒。揚沙脚碎石。則凝澀不流動。畫瀑泉從山頂挂下。或向石而垂流。總於古人背馳。不免觀者一笑。

遠山

遠山爲近山之襯貼。要得穩妥。乃一幅畫中之眉目也。畫遠山或尖或平染之。或濃或淡。或重疊數層。或低小一層。或遠峰孤聳。或雲遮半露。古人亦有不作遠山者。爲主峰。

真容山得勢諸峰羅列不必頭上安頭故也凡此俱在臨
時相望增添盡致不可率意塗抹今人以畫遠山爲易事
所見只用染法而無筆意不知染中存意兼有筆法似此
畫出遠山纔有骨格古畫中遠山或前層濃後層淡或前
層淡後層反濃者今人不解其意乃是夕陽日影倒射也
而遠山之大小尖圓總要與近山相稱不可高過主峰使
觀者望之極目難窮起海角天涯之思始得遠山意味凡
信手染出似近山之影又兩邊排偶峰頭對齊皆是遠山
之病如此者畫師豈易爲哉

雲烟

夫雲出自山川深谷故石謂之雲根又云夏雲多奇峰是雲生自石也石潤氣帶則雲生初起爲嵐氣嵐氣聚而不散薄者爲烟烟積而成雲雲飄渺無定位四時氣象於是而顯故春雲閑逸和而舒暢夏雲陰鬱濃而嚴鬱秋雲飄颻浮而清明冬雲玄冥昏而慘淡此辨四時之態也凡畫須分雲烟且雲有停雲遊雲暮雲烟有輕烟晨烟暮烟烟最輕者爲雲雲浮於遠岫遙岑爲重陰昏則成霧霧聚則矇矓雲烟霧散入天際爲日光所射紅紫萬狀而爲霞霞乃朝夕之氣暉也王右丞山水訣云閑雲切忌草樣今人畫雲鈎勒板刻往往犯此病又以雲烟遮山之丘壑

不妥處每畫來龍穿盤背謬以雲烟遮掩殊不知古人雲
烟取秀雲鎖山腰逾覺深遠非爲遮掩設也畫雲之訣在
筆落筆要輕浮急快染分濃淡或乾或潤潤者漸漸淡去
雲脚無痕乾者用乾筆以擦雲頭有吞吐之勢或勒畫亭
雲以脚山谷或用遊雲飛抱遠峰筆墨之趣全在於此總
之雲烟本體原屬虛無頃刻變遷舒卷無定每見雲樓霞
宿瞬息化而無踪作者須參悟雲是轉巧而成則思過半
矣

風雨

大塊之噫氣爲風起於巽方以應四時之節候故春爲和

風則暖夏爲薰風則溫秋爲金風則涼冬爲朔風則寒又有迅風暴風清風微風風雖無跡要看雲頭雨脚草木飛揚遇物而無阻碍者皆順也反此則逆矣凡畫清風微風樹杪柳梢搖曳多姿畫迅風暴風拔木偃草山搖海沸有疾拂千里之勢雨隨風作亦有急驟微細之判然雨有迹畫無迹但染雲氣下降以隨風勢濕氣上蒸烟霧杳冥野水漲溢隔野人家在隱現出沒之間林木枝葉離披豐草低垂總在微茫縹渺之中——點逗呈露斯爲有得凡畫雨景者須知陰陽氣交萬物潤澤而以晦暗爲先次看雲脚風勢總要陰晦氣象歷觀往迹余爲米海岳首屈一指

焉

雪景

雪景之作王右丞有朝川積雪巨然有雪圖至李營丘畫雪景曲盡其妙所作枯木寒林圖深得嚴冬凜冽之狀許道寧亦有漁莊雪霽圖後雖有作者各得一體不能出營丘之範圍也凡畫雪景以寂寞黯淡為主有玄冥充寒氣象用筆須在石之陰凹處皴染在石面高平處留白留雪也雪壓之石皴要收短石根要黑暗但染法非一次而成須數次染之方顯雪白石黑其林木枝幹以仰面留白爲挂雪之意松柏檜俱要雪壓枝稍或行旅踏雪須戴

橙笠毳衣有衝寒冒雪之狀陡壑絕壁用棧補樵路危橋
 相接不絕山寺人家須靜掩柴扉塵器不至雪圖之作無
 別訣在能分黑白中之妙萬壑千巖如白玉合成令人心
 膽澄徹古人以淡墨積雪爲尚若用粉彈雪以白筆勾描
 者品則下矣

村寺

凡畫山寺殿宇宜作重簷飛梢浮屠插雲在高巖絕壁之
 處松杉掩映似有高僧隱士棲止其上使觀者頓生世外
 之想谷內村墟宜有深林遮蔽少露屋脊樵徑斜穿盤紆
 曲折而下山麓茅店可當途小亭踞林麓幽絕處至兩峰

狹窄之間宜築關隘只一路可通磴道斷崖須以筏補澗
水奔流則搭危橋以通行旅城垣惟畫古堞烟墩或在嶺
巔峰畔山缺處用城堞接連望之真似人跡不到處也或
雁度寒雲或馬嘶古道或崇山峻嶺陡開大陽曠野平林
烟火攢簇樵斧耕鋤隱約在目是隱遯所居也在北地則
有之蝦房弊舍或採菱或捕魚小舟蕩漾來往濃陰之下
柳堤花塢盡在春光駘蕩之中水鄉人家桔槔聲起牛背
笛聲兩兩歸來此耕田鑿井餘風也在江南則有之能畫
者品四時之景物分南北之風俗明乎物理察乎人事禽
鳥之類如黃鸝白鷺晚鴉征鴻隨時點綴生意盎然聊舉

規模會心不遠有才思者得此叅悟可用標山水之勝槩云爾

得勢

夫山有體勢畫山水在得體勢山之體石爲骨林木爲衣草爲毛髮水爲血脉雲烟爲神彩嵐靄爲氣象寺觀村落橋梁爲莊飾也蓋山之體勢似人人有行走坐臥之形山有偏正欹斜之勢人有四肢山有龍脉分幹譬之看人站立其手足分寸骨節長短無不合體看人坐臥或一手伸而長一手曲而短非伸者長曲者短也不過是形勢換耳故看山近看是如此形勢遠數里則少換再遠數十里則

可換逾遠逾異移步換影之說豈不信哉故看正面山如此看側面山不同看背面山又不同正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正面山之形勢側面山之轉折起伏要通景中合側面山之形勢少有不合便成背謬此山之移步換影之說也如人在日光中站立足步少移其全身之影皆換左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左足動移之勢右足動則全身形影合右足動移之勢看山何獨不然人之看山遠近偏正不一山之體貌既殊而四時之色風雨晦明朝暮變態更自不同形勢雖不同而山體更要入於山有山脚山腰山肩山頭其最難入於者山頭也畫山頭多不得一點又

少不得一點要在入嶺而已且畫山則山之峰巒樹石俱要得勢嶺有平夷之勢峰有峻峭之勢巒有圓渾之勢懸崖有危險之勢遙岑遠岫有層疊之勢石有稜角之勢樹有矯穎之勢諸凡一草一木俱有勢存乎其間畫者可不悉哉主山一幅中綱領也務要崔嵬雄渾如大君之尊也羣峰拱揖而獻四面輻輳布局立稿落筆時一得大勢作者先自悅目暢懷遂筆筆得趣皴染如意有自得之樂故洪谷子云意在筆先俟機發落筆心會神融自然得山之形勢也然人心不靜則神不全意不純思不竭草草落筆則山之大勢不得意與索然故畫山水起稿定局重在得

勢是畫家一大關節也

自然

自天地一闢一闢而萬物之成形成象無不由氣之摩蕩自然而成畫之作也亦然古人之作畫也以筆之動而爲陽以墨之靜而爲陰以筆取氣爲陽以墨生彩爲陰體陰陽以用筆墨故每一畫成大而丘壑位置小而樹石沙水無一筆不精當無一點不生動是其功力純熟以筆墨之自然合乎天地之自然其畫所以稱獨絕也然工夫至此非粗浮之所能知亦非旦暮之間所可造蓋自然者學問之化境而力學者又自然之根基學者專心篤志手畫心

摹無時無處不用其學火候到則呼吸靈任意所至而筆在法中任筆所至而法隨意轉至此則誠如風行水面自然成文信手拈來頭頭是道矣所謂自然者非乎語云造化入筆端筆端奪造化此之謂也

氣韻

畫山水貴乎氣韻氣韻者非雲烟霧靄也是天地間之真氣凡物無氣不生山氣從石內發出以晴明時望山其蒼茫潤澤之氣騰騰欲動故畫山水以氣韻爲先也謝赫所云六法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應物象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六法中原以

氣韻爲先然有氣則有韻無氣則板呆矣氣韻由筆墨而
生或取剛渾而雄壯者或取順快而流暢者用筆不痴不
弱是得筆之氣也用墨要濃淡相宜乾濕得當不滯不枯
使石上蒼潤之氣欲吐是得墨之氣也不知此法淡雅則
枯澁老健則重濁細巧則怯弱矣此皆不得氣韻之病也
氣韻與格法相合格法熟則氣韻全古人作畫豈易哉

臨舊

凡臨舊畫須細閱古人名蹟先看山之氣勢次究格法以
用意古雅筆精墨妙者爲尚也而臨舊之法雖摹古人之
丘壑梗槩亦必追求其神韻之精粹不可只求形似誠從

古畫中多臨多記飲食寢處與之爲一自然神韻渾化使
蹊徑幽深林木蔭禱古人之畫皆成我之畫有恨我不見
古人恨古人不見我之歎矣故臨古總要體裁中度用古
人之規矩格法不用古人之丘壑蹊徑訣曰落筆要蒼景
界要新何患不脫古人窠臼也

讀書

畫學高深廣大變化幽微天時人事地理物態無不備焉
古人天資穎悟識見宏遠於書無所不讀於理無所不通
斯得畫中三昧故所著之書字字肯綮皆成訣要爲後人
之階梯故學畫者宜先讀之如唐王右丞山水訣荆浩山

水賦宋李成山水訣郭熙山水訓郭思山水論宣和畫譜
名畫記名畫錄圖繪宗彝畫苑畫史會要畫法大成不下
數十種一皆句詁字訓朝覽夕誦浩浩焉洋洋焉聰明日
生筆墨日靈矣然而未窮其至也欲識天地鬼神之情狀
則易不可不讀欲識山川開闢之峙流則書不可不讀欲
識鳥獸草木之名像則詩不可不讀欲識進退周旋之節
文則禮不可不讀欲識列國之風土關隘之險要則春秋
不可不讀大而一代有一代之制度小而一物有一物之
精微則二十一史諸子百家不可不讀也胸中具上下千
古之思腕下具縱橫萬里之勢立身畫外存心畫中潑墨

揮毫皆成天趣讀書之功焉可少哉莊子云知而不學謂之視肉未有不學而能得其微妙者未有不遵古法而自能超越名賢者彼懶於讀書而以空疎從事者吾知其不能畫也

遊覽

山水家與人物家不同畫人物者只畫峭壁或畫一岩以至單山片水是點景而已至山水之全景須看真山其重疊屢覆以近次遠分布高低轉折迴繞主賓相輔各有順序一山有一山之形勢羣山有羣山之形勢也看山者以近看取其質以遠看取其勢山之體勢不一或崔嵬或嵯

我或雄渾或峭拔或蒼潤或明秀皆入妙品若能飽觀熟
讀混化胸中皆足爲我學問之助古云不破萬卷不行萬
里無以作文卽無以作畫也誠哉是言如五岳四鎮太白
匡廬武當王屋天台雁蕩峨岷峨巫峽皆天地寶藏所出仙
靈窟宅今以几席筆墨間欲辨其地位發其神秀窮其奧
妙奪其造化非身歷其際取山川鍾毓之氣融會於中又
安能辨此哉彼羈足一方之士雖知畫中格法訣要其所
作終少神秀生動之致不免紙上談兵之誚也古云畫有
三品神也妙也能也而三品之外更有逸品古人只分解
三品之義而何以造進能到三品者則古人固有所未盡

也余論欲到能品者莫如勤依格法多自作畫欲到妙品者莫如多臨摹古人多讀繪事之書欲到神品者莫如多遊多見而逸品者亦須多遊寓目最多用筆反少取其幽僻境界意象濃粹者間一寓之於畫心溯手追熟後自臻化境不羈不離之中別有一種風姿故欲求神逸兼到無過於遍歷名山大川則胸襟開豁毫無塵俗之氣落筆自有佳境矣

〔一〕

山水訣

唐右丞王維撰

夫畫道之中水墨最爲上肇自然之性成造化之功或咫尺之圖寫千百里之景東西南北宛爾目前春夏秋冬生於筆下初鋪水際忌爲浮泛之山次布路岐莫作連綿之道主峰最宜高聳客山須是奔趨迴抱處僧舍可安水陸邊人家可置村莊着數樹以成林枝須抱體山崖合一水而瀑瀉泉不亂流渡口只宜寂寂人行須是疎疎泛舟楫之橋梁且宜高聳着漁人之釣艇低乃無妨懸崖險峻之間好安怪木峭壁巉岩之處莫可通途遠岫與雲容相接遙天共水色交光山鈎鑲處沿流最出其中路接危時棧道

可安於此平地樓臺偏宜高柳映人家名山寺觀雅稱奇
杉觀樓閣遠景烟籠深岩雲鎖酒旆則當路高懸客帆宜
遇水低挂遠山須要低排近樹惟宜拔迸手親筆硯之餘
有時遊戲三昧歲月遙永頗探幽微妙悟者不在多言善
學者遠從規矩 塔影叅天不須見殿似有似無或上或
下茆堆土阜半露簷厩草舍蘆亭略呈墻構 山分八面
石有三方閑雲切忌芝草樣 人物不過一寸許松柏上
現二尺長

山水賦

豫章荆浩著

凡畫山水意在筆先丈山尺樹寸馬豆人遠人無目遠樹

無枝遠山無皴隱隱似眉遠水無波高與雲齊此其訣也
山腰雲塞石壁泉塞樓臺樹塞道路人塞石看三面路看
兩蹊樹觀頂額水看呷脚此其法也凡畫山水尖峭者峰
平夷者嶺峭壁者崖有冗者岫懸石者岩形圓者巒路通
者川兩山夾路者壑兩山夾水者澗注水者溪泉通者谷
路下小上山者坡極目而平者坂若能辨別此類則初知
山水之彷彿也觀者先看氣象後辨清濁分賓主之朝揖
列羣峰之威儀多則亂少則慢不多不少要分遠近遠山
不得連近山遠水不得連近水山腰回抱寺觀可安斷呷
亂堤小橋可置有路處人行無路處林木呷斷處古渡山

斷處荒村水濶處征帆林密處店舍臨岩古木露根而藤
纏臨流石岬嵌空而水痕凡作林木遠者疎平近者高密
有葉者枝柔無葉者枝硬松皮如鱗柏皮纏身生於土者
修長而淨直長於石者拳曲而伶仃古木節多而半死寒
林扶疎而蕭森春景則霧鎖烟籠樹木隱隱遠水拖藍山
色堆青夏景則林木蔽天綠蕪平坂倚雲瀑布近水幽亭
秋景則水天一色簌簌疎林雁橫烟寒蘆鳥沙汀冬景則
樹枝雪壓老樵負薪漁舟倚岬水淺沙平凍雲黯淡酒帘
孤村風雨則不分天地難辨東西行人傘笠漁父蓑衣有
風無雨只看樹枝有雨無風枝葉下垂雨霽則雲收天碧

霧氣已稀山添翠潤網晒斜暉曉景則千山欲曙薄霧霏
霏朦朧殘月曉色熹微暮景則山銜殘日帆卸江涓路人
歸急半掩柴扉或烟斜霧橫或遠岫雲歸或秋江晚渡或
古塚斷碑如此之類須要筆法布置更看臨期山形不得
犯重樹頭不得整齊山借樹爲衣樹借山爲骨樹不可繁
要見山之秀麗山不可亂要顯樹之精神若留意於此者
須心會於玄微

山水訣

朱李成撰

凡畫山水先立賓主之位次定遠近之形然後穿鑿景物
擺布高低落筆無令太重重則濁而不清不可太輕輕則

燥而不潤烘染過度則不接辟綽繁絮則失神發樹枝左
長右短立石勢上重下輕擺布裁插勢使相俛上下烟雲
取秀不可太多多則散漫無神左右林麓鋪陳不可太繁
繁則拍塞不舒山高峻無使傾危水深遠勿教窮澗路須
曲折山要高昂孤城置之遠邊城市依於山脚雪天不用
雲烟雨裏無多遠望山舍仍居隘窄漁翁要在平灘朝晴
晃朗暮雨陰昏舍屋不在多開漁釣有時間作藤蔓依纏
古木窠叢簇札山頭高山雲鎖其腰長嶺雲翳其脚遠水
縈紆而來還用雲烟以斷其派怪石巉岩而立仍須土阜
以培其根原野曠蕩相連蒼山依其低淺石須圓渾鋒芒

八面稜層木要交叉挺幹四時枯茂迅風拔木暴雨崩崖
淺流則畔畔平灘深澗則陡崖直下聳坡之士必要高低
則地淺烟林之木亦宜疎密則繁絮重岩切忌頭齊羣峰
更宜高下孤峰遠設野水遙拖道路時隱時顯橋梁或有
或無遠怕陰昏近防重濁顛崖怪石不用頻施峻嶺枯槎
也宜少作遙烟遠曙太繁恐失朝昏密樹稠林斷續防他
板刻山原峻險依稀樵徑猶存崖畔傾危隱約雲林深暗
平川雖遠參差皴染而成流水泉源彷彿還多顛撲布雨
路有明有晦起雙峰陡高陡低霧薄明爽舒晴州靄濛騰
欲雨喬木聳直蟠曲者一株兩株亂石壘堆奇怪者三塊

兩塊點樹葉稀疏間密皺石脉以重分輕亭菴不在常施
樓觀仍須問作人物轉顧多般野店猶防相似氣象春山
明媚夏木繁陰秋林搖落蕭疎冬樹槎牙妥帖樹根栽插
龍爪宛若抓擎石布稜層根脚還須帶土之字水不過三
轉濺瀑水不過兩重侵天一道飛泉湧瀑多湍徹底翻濤
巨浪淺瀨平流烟波茫茫雲根浩浩山無獨木石不孤單
林烟一派便休古木數株而已喬木疎於平野矮窠密布
山頭孤烟遠自水邊薄靄驟依岩脚野橋寂寞遙通竹塢
人家古寺蕭條掩映松林佛塔春水綠而激澗夏津漲而
瀟漫秋潦盡而澄清寒泉澗而凝泚新窠肥滑岬石須要

皴蒼老樹槎牙景物兼還千刀媚分清分濁庶幾輕重相兼
重淳輕病在偏枯損體千岩萬壑要低昂聚散而不同叠嶽
層巒但起伏崢嶸而各異不迷顛倒回還自然遊戲三昧

宋郭熙論畫

人之學畫無異學書今取鍾王虞柳久必入其彷彿至於
大人達上不局於一家必兼收並覽廣義博考以使我自
成一家然後爲得今齊魯之士惟摹營丘關陝之士惟摹
范寬一已之學猶爲蹈襲况齊魯關陝幅幘類于豈州州
縣縣人人作之哉專門之學自古爲病正謂出於一律而
不肯聽者不可罪不聽之人迨由陳迹人之耳目喜新厭

故天下之同情也。故予以爲大人達士不局於一家者。此也。

柳子厚善論爲文。余以爲不止於文。萬事有訣。盡當如是。况於畫乎。何以言之。凡一景之畫。不以大小多少。必須注精以一之。不精則神不專。必神與俱成之。神不與俱成。則精不明。必嚴重以肅之。不嚴則思不深。必恪勤以周之。不恪則景不完。故積惰氣而強之者。其迹軟懦而不決。此不注精之病也。積昏氣而汨之者。其狀黯猥而不爽。此神不與俱成之弊也。以輕心挑之者。其形脫略而不回。此不嚴重之弊也。以慢心忽之者。其體疎率而不齊。此不恪勤之

弊也。故不決則失分解法。不爽則失瀟灑法。不圓則失體裁法。不齊則失緊慢法。此最作者之大病也。然可與明者道。

世人止知吾落筆作畫。却不知畫非易事。莊子說畫史解衣盤礴。此真得畫家之法人。須養得胸中寬快。意思悅適。如所謂易直子諒。油然而心生。則人之笑啼情狀。物之尖斜偃側。自然布列於心中。不覺見之於筆下。晉人顧愷之必構層樓以爲畫所。此真古之達士。不然則志意已抑鬱。沉滯局在一曲。如何得寫物情。搯發人思哉。假如工人斲琴得嶧陽孤桐。巧手妙意洞然於中。則樸材在地。枝葉

未披而雷氏成琴曉然已在於目其意煩體悖拙魯闕嘿
之人見銛鑿利刀不知下手之處焉得焦尾五聲揚音於
清風流水哉更如前人言詩是無形畫畫是有形詩哲人
多談此言吾人所師

林泉高致

宋郭思論畫

思平昔見先子作一二圖有一時委下不顧動經一二十
日不向再三體之是意不欲意不欲者豈非所謂惰氣者
乎又每乘興得意而作則萬事俱忘及事沮志撓外物有
一則亦委而不顧委而不顧者豈非所謂昏氣者乎凡落
筆之日必明牕淨几焚香左右精筆妙墨盥手滌硯如見

大賓必神閒意定然後爲之豈非所謂不敢以輕心挑之者乎已營之又徹之已增之又潤之一之可矣又再之再之可矣又復之每一圖必重複終始如戒嚴敵然後畢此豈非所謂不敢以慢心忽之者乎

林泉高致

宋韓拙論古今學者

天之所賦於我者性也性之所資於人者學也性有顯蒙明敏之異學有日益無窮之功故能因其性之所悟求其學之所資未有業不精於已者也且古人以務學而開其性今之人以天性恥於學此所以去古逾遠而業逾不精昔顧愷之夏月登樓家人罕見其面風雨晦冥饑寒喜怒

皆不操筆唐有王右丞杜員外贈歌曰十日畫一水五日
畫一石能事不受相促逼愷之王維後世真跡絕少後來
得其髣髴者猶可絕俗止如唐史論杜甫謂殘膏賸馥沾
渥後人蓋前人用此以爲銷日養神之術今人反以之爲
圖利勞心之苦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昔人冠冕
正士宴閒餘暇以此爲清幽自適之樂唐張彥遠云書畫
之術非閭閻之子可學也柰何今之學者往往以畫爲高業
以利爲圖金自墜九流之風不修術士之體豈不爲自輕
其術者哉故不精之由良以此也真所謂棄其本而逐其
末矣且人之無學者謂之無格無格者謂之無前人之格

法也。豈落格法而自爲超越古今名賢者歟。所謂寡學之士則多性狂而自蔽者有三。難學者有二。何謂也。有心高而每恥於下問。惟憑盜學者爲自蔽也。有性敏而才高雜學而狂亂志不歸於一者自蔽也。有少年夙成其性不勞而頗通備而不學者自蔽也。難學者何也。有謾學而不知其學之理。苟且僥倖而惟務作僞以勞心使神志蔽亂不究於實者難學也。若此之徒斯爲下矣。夫欲傳古人之精。相達前賢之闢奧。未有不學而自能也。信斯言也。凡學者宜先執一家之體法。學之成就。方得變易爲己格。則可矣。噫。源深者流長。表端者影正。則學造乎妙。藝盡乎精粹。蓋

有本者亦若是而已。山水純全集

宋張懷論畫

嘗謂世之論畫者多矣稽古逮今瑣瑣碌碌亦其偏見持以僻說蔽其天地之純全不識古今之妙用幾何哉不可數而名計也然畫之祖述於古有自來矣顯於唐虞備於商周尊於夫子用於宇宙明於日月山林之形別於鳥獸魚蟲之跡製之冠蓋袞冕設之罍鼎器六經具載百代祖繼迨此而下雖世不乏然未備其體或工於一物長於片善無復有能超越而能盡其純全妙用之理者也且畫者闢天地玄黃之色泄陰陽造化之機掃風雲之出沒別

魚龍之變化窮鬼神之情狀分江海之波濤以至山水之
秀麗草木之茂榮翻然而異蹶然而超挺然而竒妙然而
怪凡識於象數囿於形體一扶疎之細一倂蒙之微覆於
穹窿載於磅礴無逃乎象數而人爲萬物之最靈者也故
合於畫造乎理者能畫物之妙昧乎理則失物之真何哉
蓋天性之機也性者天所賦之體機者人神之用機之發
萬變生焉惟畫造其理者能因性之自然究物之微妙心
會神融默契動靜於一豪投乎萬象則形質動蕩氣韻飄
然矣故昧於理者心爲緒使性爲物遷汨於塵氛擾於利
役徒爲筆墨之所使耳安足以語天地之真哉是以山水

之妙多專於才逸隱避之流名鄉高蹈之士悟空識性明
了燭物得其趣者之所作也况山水樂林泉之奧非庸魯
賤隸貪懦鄙夫之所爲也豈其畫於山水誠未可以易言
哉今古之跡顯然而著見於域中者不爲不多矣略究形
容而推之遙岑疊翠遠水沉明片帆歸浦秋鴈下空指掌
之間若睨千里有得其平遠者也雲輕峰秀樹老陰疎溪
橋隱逸樵釣江村棧路曲逕崢嶸層閣漱石飛泉去騎歸
舟人少有得其全景也若松柏老而亂怪羣木茂而蒼鬱
臨流碧澗崖古木高此乃其樹石也木葉披岩千山聳翠
煙重暝斜之勢林繁如葉葉有聲此得其風雨者也畫至

通乎源流貫乎神明使人觀之若觀青天白日窮究其奧
釋然清爽非造理師古學之深遠者罔克及此

畫苑補益

元趙孟頫論畫

作畫貴有古意若無古意雖工無益今人但知用筆纖細
傅色濃艷便自爲能手殊不知古意既虧百病橫生豈可
觀也吾所作畫似乎簡率然識者知其近古故以爲佳此
可爲知者道不爲不知者說也

清河書畫舫

元黃公望寫山水訣

近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學者當
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幹與枝蓋取其員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有發
生

樹要假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爲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而用方員之法須方多員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勢董石謂之麻皮皴
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凹處著色不
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也

元湯屋論畫

古人作畫皆有深意運思落筆莫不各有所主况名下無
虛子相傳既久必有過人處故畫之法六得其一二者尚
能名世又得其全者可知也今人看畫不經師授不閱紀
錄但合其意者爲佳不合其意者爲不佳及問其如何是
佳則茫然失對自十七八歲時便有迂濶之意見圖畫愛
玩不去手見鑒賞之士便加禮問遍借紀錄髣髴成誦詳
味其言歷觀往迹參考古說如有少悟多不留心不過爲
聽聲隨影終不精鑒也

山水之爲物稟造化之秀陰陽晦冥晴雨寒暑朝昏晝夜

隨形改步有無窮之趣自非胸中丘壑汪洋如萬傾波者未易摹寫如六朝至唐初畫者雖多筆法位置罕得古意自王維張璪畢宏鄭虔之徒出深造其理五代荆關又別出新意一洗前習迨於宋朝董源李成范寬三家鼎立前無古人後無來者山水之法始備三家之下各有入室弟子三二人終不逮也

畫鑒

明屠隆論學畫

人能以畫寓意明窓淨几描寫景物或觀佳山水處胸中便生景象或觀名花折枝想其態度綽約枝梗轉折向日舒嘯迎風歌斜含烟弄雨初開殘落布置筆端不覺妙合

天趣自是一樂若不以天生活潑爲法徒竊紙上形似終
爲俗品古之高尚士夫如李公麟范寬李成蘇長公米家
父子輩靡不盡臻神品賞鑒大雅須學一二名家方得深
知畫意

畫史會要

明屠隆論畫

意趣具於筆前故畫成神足莊重嚴律不求工巧而自多
妙處後人刻意工巧有物趣而乏天趣畫花趙昌意在似
徐熙意不在似非高於畫者不能以似不似第其高遠蓋
意不在似者太史公之於文杜陵老子之於詩也

考槃餘事

明董其昌畫訣

士之作畫當以草隸奇字之法爲之樹如屈鐵山如畫沙絕去甜俗谿徑乃爲士氣不爾縱儼然及格已落畫師魔界不復可救藥矣若能解脫繩束中便是透網鱗也

凡畫山水須明分合分筆乃大綱宗也有一幅之分有一段之分於此了然則畫道過半矣

畫家以古人爲師已是上乘進此當以天地爲師每朝看雲氣變幻絕近畫中山山行時見奇樹須四面取之樹有左看不入畫而右看入畫者前後亦爾看得熟自然傳神傳神者必以形形於心手相湊而相忘神之所托也樹豈有不入畫者特畫收之生絹中茂密而不繁峭秀而不塞

卽是一家眷屬耳

畫家之妙全在烟雲變滅中米虎兒謂王維畫皆如刻畫不足學也惟以雲山爲墨戲此語雖似偏然山水中當著意烟雲不可用粉染當以墨漬出令如氣蒸冉冉欲墜乃可稱生動之韻

董北苑僧巨然都以墨染雲氣有吞吐變滅之勢米氏父子宗董巨然法稍剛其繁複獨畫雲仍用李將軍拘筆如伯駒伯嘯輩欲自成一家不得隨人去取故也

古人畫不從一邊生去今則失此意故無八面玲瓏之巧但能分能合而皴法足以發之是了手時事也其次須明

虛實實者各段中用筆之詳略也有詳處必要有略處實
虛互用疎則不深邃密則不風韻但審虛實以意取之畫
自奇矣

畫人物須顧盼語言花果迎風帶露禽飛獸走精神脫真
山水林泉清閑幽曠屋廬深邃橋渡往來山脚入水澄明
水源來歷分曉有此數端卽不知名定是高手

〔一〕

文義俚鄙後
世俗工妄作乃
敢託名摩詰厚
誣古人何具不
知量也

〔二〕

此亦後人妄託蓋
既曰賦則必有韻
今用韻靈多不合
古名賢不應無文
至此